

說小情

旧本

I 240.5

G X M

南緣女

身臨洋大價就林森



潘

哀情
小說 惡姻緣松竹社

高新民編著

中華八方安謐 天時地利人和 兵強將勇賽閻羅 故此外國不惹
各省血心熱膽 兩院齊心報國 偌大總長沒輛車 連個膠皮不坐
官不吃裏爬外 兵無裏應外合 上下一心讓共和 認真莫過交涉
在下所說各事 可不信口開合 諸君只當我瞎說 我也自知胡扯
瞎講的幾句西江月 是希望着要好 就是作不到的意思 大概社會上
的事 不能事事圓滿 天缺西北 地陷東西 天地尙不能完全 何況
是人哪 自古有云 紅顏多薄命 這句話大概是由閱歷上發明出來的
自古至今 這路事情很多 只是遺恨千古而已 北京有個最鍾情薄
命的女子 名叫白情俠 自從幼兒父母雙亡 跟着叔父度日 叔叔名
叫白富貴 前清時代 在內務府有差使 嬌娘王氏 是個繼娶的寡婦
不安於室 白情俠從小兒念過幾年書 頗曉三從四德 容貌長的好
又文雅 又漂亮 真是似笑原非笑 無情却有情 天生的情種 白
惡姻緣

I246.15
GXM

富貴也更疼愛這個姪女兒 後來民國成立 推倒了前清 白富貴的差使 也取消啦 在家裏閒了二年 住轆干哇 把所存的積蓄 也全耗費完啦 王氏因爲白富貴的日子窮啦 就把有了吃沒了散的這套習氣 拿出來啦 往家裏勾引姦夫 胡作非爲 無所不至 這個時候兒 白情俠已經十七歲啦 王氏看着情俠長的好 打算勾引他隨勾 情俠不肯 王氏一想 他要跟我隨了勾 可以在他身上得點子好處 他要是 不隨勾 早晚必把我的事 告訴他叔叔 我總得拿住他的短兒 他才 能夠跟我一條腿兒哪 這天王氏勾引一個無二鬼 倆人串通好了 晚 晌藏在院裏 夜靜了硬往情俠屋裏跑 情俠還沒睡覺哪 冒然看見有 人進來 問道 你是誰呀 那個人一聲兒也不言語 就往前奔 情俠 一害怕 嚷道 有賊啦 這句話剛一嚷出來 王氏就打旁邊兒進去啦 笑嘻嘻的 跟情俠說道 你們作的好事 我全聽見啦 看見我進來 堵上你們啦 這才嚷有賊 你們也不用害怕 我不能告訴你叔叔去 只要你們自己嚴密點兒 別教你叔叔看見就行啦 情俠一聽 這滿

全是歪話 趕緊接着說道 這個人冒冒失失的闖進來的 我才嚷有賊 別的事我可不知道 怨可別說不好聽的話 王氏拿手扶着情俠的肩 嬌兒說道 別推那麼干淨 你當是誰沒打小時候兒過過哪 情俠說 嬌兒怨可別亂說 快把這人抓住 我去告訴我叔叔去 王氏說 他不是一看見我進來 他就走啦嗎 情俠抬頭一瞧 那個人真走啦 王氏說 就從今兒起 咱們誰也別管誰 淨瞞着你叔叔一個人就行啦 情俠把臉一沉 說道 您說的這些個話 全是往我身上按黑點子的話 那可不行 我得告訴我叔叔去 一邊兒說着 一邊兒哭 往外就走 王氏就往回拉他 正在這麼個工夫兒上 情俠的叔叔白富貴 聽見姪女兒屋裏 有人咕咕咕咕的說話 後來王氏又跟情俠大聲兒說話 白富貴怕他們娘兒倆抬槓 這才過來看來 王氏一看丈夫出來 怕情俠走前步兒 也把臉兒往下一沉 說道 真是女大不可留 這全是你這個老東西 不幹正事 這麼大的女孩子 不給說婆家 鬧出好些不好聽事來 你又埋怨我不管事 我又不是他的親娘 作嬌子的 深了也

不好 淺了也不好 將才打他屋裏跑出一個人去 我追問了半天 好說歹說的 他還不認賬 白富貴氣的臉全黃啦 說道 這可了不得 那個人跑到那兒去啦 情俠接着說道 冒孤丁的跑進來 就要拿東西 我一嚷他才跑出去的 王氏說 他要是賊 怎麼在屋裏跟你說說笑笑 那也不嚷有賊 我一進屋裏瞧去 你才嚷有賊哪 到了兒是怎麼回事 你叔叔也不是外人 你跟你叔叔說了實話 那也不要緊 你叔叔還不疼你嗎 如今自由結婚的 可有的是 這也不是打咱們這兒興的 情俠又急又氣 臉像大紅布似的 抹着眼淚說道 您可別誣賴好人 您怎麼越說越歪啦呢 說着話拿手一捂臉 一頭躺在炕上 哭的放出聲來啦 白富貴也是生氣 說道 你作這個不要臉的事 你還哭 你不要臉 我還要臉哪 你不要不說實話 我把你活埋了 王氏一瞧老頭子火兒啦 他又說道 孩子既是不言語啦 你就別往下追問啦 你緊自一擠羅 要是擠出事來 可就糟啦 白富貴說 他既是不不要臉 我還是給他留臉作甚麼呀 王氏說 你這個老東西 真是越老越糊

塗啦 要是嚷嚷出去 人家先笑咱們兩口子 你是臉兒朝外的人 你還怎麼抬頭哇 別鬧啦 以後留點兒神 少教他出去 比甚麼全強 你也辦點兒正事 給他說個好婆婆家 趕緊聘了就完啦 說完了話 拉着白富貴 就往屋裏走 又故意的一回頭 說道 咳 大門還開着 哪 王氏過去把門插上 跟白富貴回到屋裏去啦 情俠躺在炕上心裏又氣又恨 想道 這子不正經 還誣賴我不正經 我要是把他的暗昧事說出來 又怕把我叔叔氣死 我不給他洩漏 他反倒誣我不正經 這件事要是嚷嚷出去 我還能在此上活着嗎 就是打這麼壓下去 我叔叔也不能爭我當人哪 又沒有父母活着 心裏這肚子委屈 跟誰說去 哪 真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心裏這一難受 更把沒爹沒娘難處想起來啦 只好怨自己命苦 叔叔這一生氣 還有甚麼臉活着呢 不如一死倒好 想罷 翻身起來 找了一根褲腰帶 站在炕上 就在窗戶上頭拴套兒 正在這麼個工夫兒 可巧王氏上茅廁去 看見窗戶上的人影兒動彈 吓了王氏一跳 進到情俠屋裏一瞧 這才看見情俠在那兒

惡 姻 緣

八

進了人家的門兒 他還跑到出來嗎 那時候兒 再知道把他賣啦 他也就沒有法子啦 白富貴說 這件事你去辦去 我裝不知道 辦好了咱們拿這筆錢 想個買賣作 比這麼坐吃山空強的多 要不然 咱們家裏眼看著就要挨餓 王氏說 本來麼 爲甚麼守着餅挨餓哪 白富貴說 你去辦去罷 王氏這下子就懶得了聖旨一樣 吃完了早飯 王氏出去找人販子去 找了一個常四奶奶 是個宗室女 專講究吃圈子 販賣人口 王氏跟常四奶奶一說 常四奶奶說 這個孩子長的可不錯 就怕他不教賣 王氏說 跟他說是個一夫一主的主兒 等着過去之後 他再知道是賣他 他也就沒有法子啦 常四奶奶說 這也行 當下李家就買姨太太 看了幾個全沒看上眼兒 你們這位姑娘 許看的上 下月初二李老爺作生日 在家裏唱戲 我先把 he 帶着看戲去 暗含着就叫李老爺相看啦 要去看中了 再講價錢 看不中誰也不知道 一點兒形跡也露不出來 王氏說 那可更好啦 初二那天我陪着他去 你假裝上我們家裏串門子去 我再託你領了去 好教他不疑

跟着打一場人命官司 又花錢又糟心 要教我說 簡直的來個無毒不丈夫 找個主兒把他賣了就完啦 咱們家裏的日子也不好過 他要給咱們惹出點兒事來 咱們拿甚麼當錢哪 白富貴說 賣孩子教人笑話呀 王氏說 你不賣他 他要作出給你丟臉的事來 那還不如賣了好呀 賣也跟賣不一樣 賣到窩子裏去 在明面兒上擺着現世 那也是賣 暗含着賣到大門不出 二門不邁的地方兒也是賣 賣完了人不知鬼不覺 又去病又落錢 當下李家正買姨太太呢 要把他賣到李家去 頂少也賣幾百塊錢 人不知鬼不覺 就說他串親戚去啦 誰也不留這個神哪 白富貴在窮極所迫的時候兒 一聽可以賣幾百塊錢 心裏也是饑的慌 跟王氏說道 這麼着也不錯 就怕他不教賣 那不是白費嗎 王氏說 這可好辦 給他一個瞞天過海之計 就把他繞到裏頭去啦 白富貴說 你有甚麼主意呢 王氏說 教人家暗含着相看好了 說好了身價 就跟他說 給他說個婆婆家 訂日子拿花轎來抬他 抬到半道兒上 來個倒斗子 打轎裏折出來 拿轎車兒 把他拉了去

跟着打一場人命官司 又花錢又糟心 要教我說 簡直的來個無毒不丈夫 找個主兒把他賣了就完啦 咱們家裏的日子也不好過 他要給咱們惹出點兒事來 咱們拿甚麼當錢哪 白富貴說 賣孩子教人笑話呀 王氏說 你不賣他 他要作出給你丟臉的事來 那還不如賣了好呀 賣也跟賣不一樣 賣到窩子裏去 在明面兒上擺着現世 那也是賣 暗含着賣到大門不出 二門不邁的地方兒也是賣 賣完了人不知鬼不覺 又去病又落錢 當下李家正買姨太太呢 要把他賣到李家去 頂少也賣幾百塊錢 人不知鬼不覺 就說他串親戚去啦 誰也不留這個神哪 白富貴在窮極所迫的時候兒 一聽可以賣幾百塊錢 心裏也是饑的慌 跟王氏說道 這麼着也不錯 就怕他不教賣 那不是白費嗎 王氏說 這可好辦 給他一個瞞天過海之計 就把他繞到裏頭去啦 白富貴說 你有甚麼主意呢 王氏說 教人家暗含着相看好了 說好了身價 就跟他說 給他說個婆婆家 訂日子拿花轎來抬他 抬到半道兒上 來個倒斗子 打轎裏折出來 拿轎車兒 把他拉了去

心 常四奶奶說 今天二十八 這個月是小建 大後天是初二啦 明天早飯後 你在家裏等着我 我去串門子去 王氏說 就是這麼辦吧 說完了倆人分手 王氏回家 到了家裏 又勸情俠別生氣 說道 這個老東西 老糊塗啦 你別答理他 情俠說 老人家兒說兩句也不要緊 王氏又哄了會子 這才把這個碴兒接過去 到了第二天 常四奶奶到了白家坐了會子 說了些閑話兒 跟情俠還是很親熱 說道 真是女大十八變哪 出息倒有多們好啦 你襪子上的花兒 是你自己插的嗎 情俠說 可不是嗎 這都是我瞎插的 見不得人 常四奶奶說 插的好哇 在布上插花兒 插的又細又平 可真不容易 布絲兒有多們粗哇 比不得緞子上好插 手兒可是真巧 又跟王氏說 姑娘有啦婆婆家啦嗎 王氏說 沒有哪 窮主兒咱們不給人家 有其到了婆婆家受窮 還不如在家裏受窮哪 打算說個好主兒 又怕人家不要 常四奶奶說 怎麼會不要哇 憑咱們姑娘的頭兒 腳兒 人品 那樣兒擺不出去呀 誰家說媳婦 不衝着本人兒說呢 趕明兒我給說個

惡姻緣

財主婆家 可有一樣 別等着過了門之後 不認得我啦 我要去求點
兒事情 可別不給說好話呀 情俠的臉 臊的像大紅布似的 低着頭
兒 拿過針線活來 搭訕着作活 也不言語 王氏接過來說道 那麼
着敢情好啦 常四奶奶說 交給我吧 我一定得辦 又說道 初二
李老爺的生日 家裏唱大戲 我陪着你們娘兒倆 上李處聽戲去 教
姑娘也出去開開心去 王氏說 那敢情好啦 可得找個着座兒才好哪
吧 常四奶奶說 那院裏咱們可熟 隨便兒的聽 王氏說 就是那麼辦
吧 我們一定去呀 常四奶奶說 那兒還有票哪 陳子方魏耀庭的西
湖主 切毛子多極啦 山景兒 亭子大殿 景緻兒好極啦 陳子方去
公主 那個小臉兒比女的還好看哪 你看那個扮相兒 不但男子看着
愛看 就連老娘們家 也都喜歡他呀 一陳子方 魏耀庭 在前清的時候
兒 是最出名的票友兒 比當下梅蘭芳差不多 常四奶奶拿這個話
引誘情俠聽戲去 故此說的這麼天花亂墜的 王氏又主着去不
可 情俠也想着出去開開心 不肯說去 也不說不去 王氏就跟常四

奶奶約會 初二早飯後，在家裏等着。常四奶奶滿應滿許，臨走的時候兒，又定規了一回這才走。王氏又跟情俠說了會子閑話兒，開導了一回，又給情俠張羅衣裳，把情俠哄的，心裏才痛快點兒。到了初二那天，早晨起來，王氏就張羅着做飯，教情俠梳頭修飾，吃完了飯，教白富貴看家，等到常四奶奶來了，這娘兒倆，已經穿帶好啦。常四奶奶是坐着車來的，王氏娘兒倆坐着一輛車，教情俠坐在車邊，常四奶奶跨轅兒，趕車的一轆鞭子就到啦。三個下了車，常四奶奶在頭裏領着，到了裏頭，找了一張桌子就坐下啦。教王氏娘兒倆，坐在正面上，常四奶奶在旁邊兒陪着。茶坊給倒了茶來，常四奶奶跟那院裏的人，還是挺熟，書中代表，這個李太監，託人買妾，常四奶奶常說媒拉捧的，聽說王氏要賣情俠，他就跟李太監說啦。訂規初二這天，送到這兒相來，常四奶奶賺情俠聽戲，坐定了，常四奶奶假裝出去有事，見了李太監，告訴他那個是情俠，李太監看完了模樣兒，又叫老媽子上眼前頭看看有殘疾沒有。這才過來兩個老媽子，搭訕着跟常四

惡姻緣

惡姻緣

十二

奶奶說話 坐了會子 全看好了 跟李太監一說 腳底下也好 說話脾氣兒 沒有一樣兒不好的 聽完了戲 大家回去 到了第二天 王氏偷着去找常四奶奶 兩下裏一講價錢 把價錢講好三百銀子 先交一半兒錢 王氏跟白富貴一商量 白富貴也是見錢眼開 把臉兒往下一拉 就不怕人笑話啦 常四奶奶當着情俠 說是給李太監的姪少爺提親 硬說李太監盼孫子盼的要命 說定了就娶 情俠不肯說話 只好憑着叔叔作王 簡斷截說 到了日子 花轎到門 跟娶媳婦兒一樣 情俠一聽見吹鼓手響 心裏就嘆吟起來啦 不知道到了婆家怎麼樣 又一反想 叔叔雖然不錯 婦子品行不好 在家裏呆長了 不隨他的勺也不行 不如一夫一主 跟人家過日子去倒好 所以才一言不發 由着叔叔作主哪 轎子到了 也有全人料理上轎 不過是草草了事 推出門兒去不管換 把情俠賺到花轎裏去 走到半道兒上 轎子就擱下啦 常四奶奶教情俠下轎 情俠不知道是甚麼規矩 下了轎子一看 旁邊兒擱着一輛車 常四奶奶拉着他上車 情俠不肯上去 又過

來倆大腳老媽子 連推代拉 硬把情俠推到車上 常四奶奶跨着車沿兒 有一個老媽子坐在車裏頭 摟着情俠的腰 情俠鬮要一嚷 身後頭的這個老媽子 一捂情俠的嘴 車又跑的快 展眼之工 到了李太監門口兒 常四奶奶打車上把情俠拉下來 就往院裏拉 進了院子 有幾個老媽子奔過來說道 新姨太太來啦 請到屋裏去吧 常四奶奶拉着情俠 進了屋子 一看屋裏擺設的眞闊 老媽子就磕頭道喜 全都稱呼姨太太 這才知道 必是叔叔圖了銀錢 把自己賣給人家作妾啦 這才把心一橫 立刻就把手眼淚止住啦 坐在炕上 一聲兒也不出 心裏想道 我叔叔孀子 既是圖了錢 把我賣給人家 我要是一定跟着人家鬧 人家決計不答應 頂好的結果 也得把身價退回 家裏向來就窮苦的了不得 錢到手 飯到口 必定退不回來啦 這兒有這麼大的勢力 一句話就能送到衙門去啦 那不是教我叔叔受罪嗎 我是作晚輩的 不可作這個不孝順的事 叔叔既是我賣了 從此斷骨肉關係就完 既是我賺進來 一定跑不出去啦 簡直的等着人辭了

時候兒一尋死就完啦。拿定了主義，也不說長道短，自己不住的冷笑。常四奶奶知道情俠義胆俠腸，他這一不哭不言語，必是沒安好心。反倒教人看守着，怕他尋死。大家又竭力的勸他。七言八語，情俠聽着滿不入耳。有一個上年紀的老媽子，跟情俠說道：「我看新姨太太這個節烈人，不願意當姨太太，對不對？」又在情俠的耳朵上，慢慢兒的說道：「姨太太您知道，這兒的老爺是內扇兒嗎？您就是給他當了姨太太，也不過是個虛名兒，等着他一不高興，就不要啦。落他倆錢兒，積存點兒衣裳首飾貼己錢，臨走的時候兒，暗含着帶出去，再找個一夫一主的，一樣的過日子。這會兒要是不跟他，那可惹不起他，也鬧不出他的手去。白饒上栽跟頭，歸期還得由着他。您想想對不對呀？要教我看着，當時先避點兒委屈，往後再想法子出去。您說對不對？情俠一聽這套話，倒是有情有理，心裏說：「事已至此，鬧也鬧不出手去，只好一死。要按着這個老媽子這麼說起來，只好暫時先忍着點兒，竭力的再想法子逃出去，也倒不錯。這才跟這個老媽子說道：

只好就是這麼辦吧。這個老媽子，張羅給情俠打臉水。從新梳頭洗臉，打扮好了，這才當了姨太太。可巧那個時候兒，正是初立民國的時候兒。李太監的勢力漸漸也小啦。後來立了濟良所，情俠可就留了心啦。非投濟良所不可。李太監的姨太太也多，也想往外打發。可就留情俠送了濟良所。情俠一到了濟良所，濟良所裏的人，一看情俠人品第一，言談也好，真像個太太的派頭兒。進了門兒先照像，把像片掛在門口兒上。外邊兒的人一看，沒有一個不說好的。一來二去，一傳十，十傳百的。沒有一個月工夫兒，花界裏好嫖的，沒有不知道的。真有上濟良所打聽去的。這些紉袴子弟，爭前恐後的，託人往裏拿像片兒。全想着要領他作小婆兒。情俠在裏邊兒，那一天全接着幾張像片兒。全是荒唐鬼的樣兒。又是作妾。情俠心裏說道：要是作妾，那還不如在濟良所哪。可有一樣兒，又不能說出自己的心思來。怕人家知道了心思，冒領爲妻。到了人家家裏，再知道這個事情，那又晚啦。故此甚麼話也不說，就說不樂意。可巧這天，有一個姓傅的。

惡姻緣

十六

單名一個義字 排行在四 原籍天津人 無家無業 在北京當份偵探的差使 雖然沒有多少薪水 好在一身一口 挑費不大 又有闊親戚幫助 混的倒很火爆 二十多歲的人 穿衣裳又講究 朋友又多 雖然是一個耍人兒的 倒鬧的很圓全 可巧傅四上米市胡同 辦完事回來 路過韓家潭兒 找個朋友 走到五道廟大街上 看見濟良所門口兒 站着許多的人 看像片兒哪 傅四也擠進去看看 就聽見大家紛紛議論 這個說 這個人兒可真蓋場 可着這個濟良所裏 也沒這麼好的人兒呀 那個說 你看頭是頭脚是脚 就連前門西這一帶的妓女 也沒這麼好帥呀 還有一個人說 總廳裏送來的像片 那天我看見啦 比這像片兒率的多 誰看見誰都愛 就是誰也領不了去 頭天進門兒 還沒掛出像片兒來哪 第二天就見了好幾張稟帖 就是全沒領去 傅四一聽 大家七言八語 也不知道說的是誰 又一看鏡子裏的像片兒 有一個新照的 儀貌好極啦 旁邊兒寫着情俠 年二十三歲 北京人 傅四這才明白 大家說的必是這個人兒 可就留了心啦

看完了出來 到了韓家潭兒 找着了朋友 坐了會子 全要吃天津館兒去 傅四正沒吃晚飯哪 跟着大家 到天津館兒裏 在樓上找了一間雅座兒 堂夥也是天津人 作的菜也是天津菜 故此天津人全樂意吃去 剛進了門口兒 大家脫衣裳擦臉的時候兒 打櫃下又上來一幫天津人 也是在北京有差使的 內中有個施映午 在總廳裏有差使 跟傅四同鄉 倆人的私交也不錯 跟傅四說 這幾天有事嗎 傅四說 車站上倒沒有甚麼事 我手裏有兩件調查的事情 施映午說道 你在這邊兒吃吧 傅四說 那邊兒有朋友 我們一塊兒來的 施映午說 要不然都讓過來吧 傅四說 人多了倒不得吃啦 兩便吧 傅四這才進了雅坐兒 已經擺好了座啦 大家坐下 鬪酒說閒話兒 提起濟良所那個情伙來了 大家也都知道 同座有個岳老四說道 有好些個人要領他作妾 他不樂意去 我看他的意思 許是要找一夫一主的 傅四哥正沒家眷 把他領出來過日子 那倒不錯 大家一聽 滿都贊成 不住的拍巴掌兒 又說又笑 施映午聽這屋裏亂笑 抓了一把瓜

惡姻緣

子兒溜達到這屋裏來啦。問道：傅四兄弟，今天別是有點兒喜事吧？

樂的這麼斜向麼？大家說道：認真猜着啦。四弟的婚姻動啦。這不

是喜事臨門嗎？施映午說道：那位的大媒呀。傅四說：沒有那麼兩事。

這是岳老四拿我開心哪。岳老四說：怎麼拿你開心哪。給領個媳

婦兒不好嗎？施映午說：要是領這個情俠，別人可領不的。大家一

又笑個不了。說道：四弟你聽聽，這個情俠好不好。人人都

施映午說：你要領他，我就辦的到。用不着花甚麼錢。傅四雖

不言語，心裏可早就伸了小手兒啦。大家說：那不更好啦嗎？

這個好事吧。施映午說：一定辦的到。說完了就回到自己的雅坐兒

這邊兒，大家吃完了飯，這才分手。傅四在帥府圍住，自己回到了

想起情俠，這個像片兒來，長的實在不錯。並且人人兒說好，一定錯

不了。說這麼個媳婦，可真不容易。當時要說個坐女兒，沒有二

塊錢不行。還沒有這個人兒好，心裏越想越高興。恨不能一時到了天

亮，找施映午去，託施映午給辦去。翻來覆去的，折騰了一夜，到了

第二天早晨起來 洗完了臉 自己就出了前門 找施映午去 到了濕井兒胡同施寓 一開門房兒 施大爺還沒起哪 等了有兩點多鐘頭工夫兒 施映午才起來 到了前邊兒 見了傅四 問道 這麼早來 有甚麼事嗎 傅四說 我打算託慈領那個情俠 施映午說 我給你辦到了 把你的像片拿進去 跟他商量商量 他樂意不樂意 那可沒准兒 我反正給你盡力而爲吧 四弟你拿個像片兒來吧 寫上年號籍貫 傅四說 王廣福斜街照像館裏 存着我四像片哪 喝完了茶 咱們上煤市街兒吃飯去 吃完了齋就去 施映午說 還沒給你辦事哪 就先擾你的飯嗎 傅四說 這個話可說遠啦 平常吃個便飯兒 這算甚麼呢 施映午說 飯後我一定去 你也不用請客 我必給你辦到了就是啦 傅四恐怕施映午不去 他來個瞎子放驢不鬆手 一定要跟着走 施映午教他纏的沒有法子啦 只好草草兒的把自己的公事辦辦 換上衣裳 兩人出來吃飯 吃飯的工夫兒 傅四就跑出去 把像片兒拿來 交給了施映午 施映午說 也不用寫稟帖啦 到了濟良所裏 我給

你寫個條兒吧 咱們是晚晌見 傅四說 晚晌在那兒等你們哪 施映午說 四海昇平見吧 倆人定規好了 吃完了飯才分手 施映午到了濟良所裏 滿全是熟人 到裏頭隨隨便便 託賬房的話 寫了一個年貌籍貫的條兒 跟大家一說 給傅四領情俠爲妻的話 大家耳朵裏也有這個人 施映午的面子又重 大家都贊成 當時就把像片兒拿進去了 跟情俠一說 情俠看這個像片兒 人品倒不錯 又是領了去爲妻 心裏可就有點兒愿意 女所長又竭力的一捧 說是這個傅義一傅義是傅四的官名字 當偵探 人最精明強幹 脾氣兒也好 外頭的朋友也多 將來必要發達 要跟龍過日子去 一夫一主倒不錯 官運要是一好 一欠屁股就是偵探長 那不是太太嗎 比在右錢的家裏當姨太太強吧 情俠一聽這幾句話 正說到心眼兒上 打動了心思 這才跟女所長說道 我可得看看本人兒 女所長說 那是一定的 不但教你們對面兒相 這個大賓 還是個最靠得住的人 這個本人兒 也很有名氣 情俠又一聽所長這套話 心裏更十分樂意啦 說道 既是

那麼着 就教這個本人兒來吧 女所長說 明天飯後 教他過來跟你談談 這可是私情兒 按着規矩可不能教你們先過話 情俠說 只要是我找一個過日子的人家兒 一夫一主的 往後還忘的了我的好處嗎 女所長說 這是婚姻大事 只要是你們一班一配的 白頭到老 比甚麼不強啊 我們看着也喜歡 等你臨走的時候兒 再給你道喜吧 說完了話出來 回覆施映午 說道 施先生明天就把傅義領來吧 我情俠說好啦 他倒很樂意跟他 施映午說 費心費心 當一回月下老兒 多活十年 女所長笑道 我一年就得當幾十回月下老兒 那還有個死嗎 施映午說 雖然那們說 成人之美 反正好處 修的耳不聾眼不花的 不好嗎 大家說笑了一回 施映午才出來 又到了總廳裏 把公事辦完了 在江南春有個聚會 到那兒應酬應酬 天就有九點多鐘啦 打江南春出來 又到了四海昇平 進門兒往樓上一瞧 傅四正在包箱裏 瞪着倆眼往下邊兒看着呢 一見施映午 趕緊就點手兒 施映午這才上樓 一見面兒就說道 四弟的喜酒算喝上啦 我把

像片兒拿進去 又託女所長一吹噓 就把事情說成啦 明天就相你相好了交款就領人兒 傅四一聽大喜 說道 交多少錢呢 施映午說 那倒好辦 那算我們送一份公禮吧 湊幾個人打場牌 就打出來啦 辦喜事的花費 你可得張羅好了 大家一聽是這個事 這個就說有房子 那個就給賒酒席 做衣裳打首飾 滿都不用現錢 等着收下份子來再還 傅四這工夫兒 就跟着雲一樣 耳朵也聽不過來啦 心裏也發慌啦 大家一起闕 施映午說 四弟這可是正經事 咱們大家可別說笑談 衆位量力所爲 那位能辦那樣兒 今天咱們就鬧出單子來 明天相妥了 定個好日子就娶 這個事沒有攔着的 大家教施映午這麼一說 誰也不好意思說套兒啦 找了紙筆來 個人寫個人的 就像簽字一樣 把單子都開好啦 施映午說 四弟的喜事 這算成啦 明天跟我相去吧 又坐了會子 施映午要走 跟傅四約會明天飯後見面 一同上濟良所 傅四答應了 施映午才走 傅四心裏有事 也坐不住啦 自己出來 在大柵欄買了點兒東西 回到帥府園兒 早兒兒

睡覺 第二天早晨起來 先上塘子裏 推頭洗澡 換了一身新衣裳
這一修飾 真是人配衣裳馬配鞍 又加上了十分的俏皮 穿戴好了
回去吃完了飯 坐上車又奔了前門外 找着施映午 一同到了濟良所
施映午給引見了一回 略談了談 女所長就去知會情俠 呆了一會
兒 就把情俠領到接待室裏 教他們見與兒 這兩個人全是一團的高
興 一見面兒 兩對眼睛的四條光線 往一塊兒一射 彼此看了個滿
眼兒 情俠一看傅四 身量不高不矮 不到三十歲 穿的干淨漂亮
人也挺精神 像個幹官面兒的樣子 情俠就趕緊把頭低下啦 女所長
纔傅四談了幾句閒話 就陪着情俠出去啦 呆了一會兒 女所長回來
說道 情俠已經點頭啦 家裏要是再有大婆兒可不行 傅四說 那是
一定的 有施大哥作保 能夠絕保人埋到裏頭嗎 再又說跟施大哥又
是同鄉 他也知道底細 要不然他也不管哪 女所長說 我們是憑施
君擔保 才准閣下領的 這不過是往上呈公事的官樣文章 閣下也不
是沒有根據的人 也作不出意外的事來 訂好了吉期 就來領人吧

惡姻緣

二十四

傅四趕緊站起來說道：先謝謝吧。貴所長有甚麼規矩，您跟施大哥一商量就行啦。女所長說：好辦。一切的公事，已經跟廳長都說好啦。傅四這才出了接待室，跟施映午一同出來，走到街上。施映午說：你這個人兒好不好？傅四說：好。施映午說：你訂日子趕快辦吧。這個事可沒有攔着的。傅四說：看那天好日子就辦。施映午說：你趕緊回去張羅去吧。傅四跟施映午分手，自己束褲西撓，來親告友，才把喜事的費用預備好了，就在舖前園東頭兒賃了一間房子，找人給擇了一個好日子，雇了一輛馬車，裝上彩子，打濟長廟裏，把情俠接出來，到了家裏，親友們大家紅合着，倆人拜了天地，大家鬧喜，豁拳行令，鬧了一晚晌才散。收的賀禮很多，情俠到了傅四家裏，總算一天一主心裏倒很知足，無奈就是命不好，過了一個多月，也是因為傅四爲人不足，有壞人告知探長，說傅四藉娶親，在外頭飛帖打網，收的禮很多，探長一聽可就火兒啦，說道：傅四在外招搖，毀壞大家的名譽，教書記寫了一個條子，把傅四革除，永不復用。傅四一見革條，

就像涼水澆頭一樣，打了一個冷戰。自己回到家裏，垂頭喪氣，一頭扎到炕上，睡了一覺兒。情俠在炕上作活，看見傅四躺在炕上，翻來覆去的，像不自在的樣兒，疑惑他心裏有甚麼不痛快的事，又不敢問。只好留心看着他是甚麼意思。傅四離了坐起來，擦了一把臉，就出去啦。頂到晚晌十二點才回來，進了門兒，一聲兒也不言語，把衣裳脫吧脫吧就睡啦。情俠一想，每天他在外邊兒有甚麼事，回到家裏必要說說，今天他怎麼不言不語呢？是跟誰鬧警拗啦？別是嫌我不好吧？思前想後，自從進門之後，過日子也沒費過，又不站門兒串門子，有甚麼不好處呢？又不敢問他，暗含着掉了幾滴眼淚。自己闔門睡覺，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傅四穿上衣裳就往外走。情俠問他回來吃飯不吃，傅四氣氣恨恨的說道：「還惦记着吃飯哪？這就快沒飯啦。」說完了抹頭就往外走。情俠越想越不是味兒，自己坐在炕上抹眼淚。又想起自己命苦，更傷心啦。哭了一回，也沒做飯，把頭天剩的乾飯炒了一碗，吃了多半碗就不吃啦。這且不提，再說傅四的差使一散。

惡姻緣

二十六

心裏就慌啦 淨出去找人運動去啦 故此愁眉不展 他心裏又疑惑情
俠妨人 剛娶進門兒來一個月 就把差使散啦 所以一進家裏的門兒
心裏就逆啦 在外頭運動了幾天 一點兒效力沒有 情俠慢慢兒拿
話套籠他 才知道他把差使散啦 情俠就解勸他 說道 世上辦事
有失就有得 有得就有失 別看這個事散了 還許有別的事哪 淨着
會子急不是白饒嗎 趕緊再謀別的事 作甚麼不可以吃飯呢 鬧導了
會子 傅四是個沒主意的人 說道 如今閒人是多的 找事那兒能夠
這麼容易呢 情俠說 那可沒有法子 只好過日子儉省着點兒 竭力
的再找事吧 有甚麼法子呢 勸了會子 也不過教傅四心裏開展開展
情俠立刻就把家裏消耗滿除了去 飯食上也減省 接着苦日子過
傅四吃喝花 還耍樂弄着 過了一時說一時 耗費了有兩三個月 當
寶皆無 天也冷啦 眼看着就要出不去門兒啦 情俠一看這個神氣
知道沒有真朋友 有事的時候兒 不過交點子窩友兒 酒肉的窩朋
事田兒一散 事在人情在 沒事朋友也就躲着啦 不易找事 往後大

也冷啦 眼看着就要現世 傅四淨在家裏起道 話裏話外 總說誰帶
着媳婦兒 到東三省就發了財啦 誰在東三省 暗含着混了二年 賺
個家產 就手兒回來啦 情俠一聽這個意思 擠兌他上東三省 情俠
雖然心裏有氣 又不好意思的說 到了晚晌睡不着 自己思前想後
只怨自己命薄 好容易找個一夫一主的 想不到事田兒又散啦 養不
了家也是現世 暗含着哭了一回 又勉強着過了一個月 日子是越過
越緊 情俠看着傅四 見天爲難 心裏也是怪難受的 天氣又冷 自
己受罪還不要緊 看着男人爲難 心裏真疼的慌 這些日子傅四的臉
上 又黑又瘦 再不刮臉 就像有病的樣兒似的 情俠出於無奈 只
好跟傅四商量 上東三省的事 傅四一看情俠有了活動的意思 喜出
望外 傅四又說東三省怎麼富足 錢怎麼好賺 去到了就可以發財
說的天花亂墜 情俠說道 既是要去 就不管他好壞 在家裏作丟臉
的事 你不好看 我也怕人笑話 這不是沒飯擠的嗎 到了外頭 一
拉臉兒 破出命去賺錢 我這不是爲你嗎 就是赴湯投火 那也沒法

子想 可有一節 要是賺個千兒八百的 夠作個小買賣的 咱們可回來 不能戀戀不捨 那才行哪 傅四這工夫兒 是百依百隨 不住嘴兒的答應 滿臉陪笑 情俠說 咱們出去的盤費哪 傅四說 我出去借去吧 只要是夠到唐山的 就可以行啦 我在外頭的朋友很多 沿路上就可以借盤費啦 兩口子說了會子 商量妥了 一定出門兒 第二天傅四出去一張羅盤費 又把家裏的木器傢俱等件 賣了倆錢兒 湊兌着作盤費 告訴親朋說 搬到天津住去 坐着火車先到唐山 住在棧房裏 傅四出去找了幾個朋友 摘摘借借 這才坐着火車 又到了奉天 在南滿車站下車 在棧房裏住了幾天 碰見幾個在平康里開娼窩的朋友 要給情俠找地方兒 出去混去 情俠說 奉天離着太近 不大方便 總是越遠越好 傅四沒有法子 只好東摘西借 又遇見一個上哈爾濱的朋友 搭伴兒上火車 一同到了哈爾濱 在班子裏混了幾天 賺倆錢兒 還了人家倆盤費 又上了黑龍江 到了黑龍江 傅四找着一個朋友 名叫郝鶴 在黑龍江開班子 見了傅四很親熱的

又知道傅四帶着人兒來的，更格外的照應啦。立刻就陪着傅四出去洗澡，洗完了澡下館兒，給傅四接風，吃完了飯，傅四把郁鶴陪到棧房裏，給情俠一引見，郁鶴一看情俠，長的真夠十分人才，要攔在班子裏，准可以紅的了，立刻就跟傅四更近乎啦。說道：四哥，這甚麼只管言語，我那兒賃了一所房作下處，宴雲的娘，翠喜張爺，全在那兒住着，都是咱們天津人，住在一塊兒，有多麼方便哪，我回去教他們把屋子打掃乾淨了，明天就搬過去吧，說着話，又打腰裏掏出一千塊錢的羌帖來，說道：合咱們家裏的錢，一百多塊錢，你先帶着零花，挪過去再商量，要是用錢作衣裳，買傢俱東西，只管言語，傅四手裏正沒錢哪，一看郁鶴大包大攬，有的是錢，教他隨便使喚，高興極啦，接過這一千塊羌票來，說道：作衣裳還得用錢，大哥你候信吧，郁鶴又坐了會兒，這才走的，傅四趕緊出去，把一千塊羌票，破成了零的，買的鮮貨點心，拿回去笑嘻嘻的遞給情俠，此時情俠，就像萬箭攢心一樣，接了人家的錢，就得捨身賣笑，把貞節倆字，拋出九霄。

雲外 不顧廉恥 故此心裏難受 又一轉想 這不爲的是過日子嗎
 賺了錢回家 想個正經營業 夫妻偕老 暫時忍辱賣笑 就護着男人
 沒事 顧全夫妻之情 就不講究廉恥啦 含着眼淚把點心接過來 擱
 在桌子上 傅四說道 這個鮮貨 比咱們家裏貴幾倍 那個點心 比
 咱們家裏貴多少 這個地方兒的東西 無一不貴 情俠說道 要是貴
 架不住不買 咱們大遠的來到這兒 不是爲的是賺錢來啦嗎 賺了
 錢帶回家裏去再花 又便宜又好 爲甚麼上這個當呢 傅四說 得過
 且過 要不爲吃喝玩樂 上這兒幹麼來呢 那麼還在家裏忍着呢 情
 俠一聽傅四的口吻 心裏就是一個冷戰 知道不能立志成人 事已至
 此 也說不上不算來啦 只好混到那兒算那兒吧 情俠的心 這下子
 就恢了一半兒 到了第二天 郁鶴就派人來接傅四 帮着把行李搬過
 去 傅四給了棧房錢 到了郁鶴的下處 郁鶴給引見了許多同鄉的人
 大家都因爲他帶了好人兒來 沒有不逢迎他的 傅四心滿意足 心
 裏覺着這就抖起來啦 情俠心裏是無限的開愁 就是說不出來 不笑

強笑 只好認命而已 傅四借錢作衣裳 買東西 是掃殿會緊催 恨不能一時就進班子賺錢去 好好歹歹的置辦好了 就把情俠送到班子裏去 給起了個名字叫竹卿 先給同院兒的唱手引見了一回 同院兒的姐妹 又現教給情俠見客的規矩 情俠可就高張艷幟 幹起來啦 幹了一年的光景 很有幾個闊客 全是本地的財主 那個地方兒的財主 名爲大糧戶 家裏有佃幾萬頃地的主兒 不算出奇 雖然家裏這麼闊 吃飯總是高糧米 所以外號兒就叫土財主 要是上黑龍江城裏鬻賣糧食去 住在客棧裏 就得花一陣子 故此全是闊客 情俠手裏存有八九百塊錢 這天晚晌沒有客 情俠跟傅四說道 咱們當下有八百多塊錢的存項 咱們倆人的四季衣裳 也夠穿幾年的啦 我有一個姓王的客 許着給我五百塊錢 教我回北京買孩子去 據我看着 咱們的本意 就是爲賺倆錢兒 回家想個營業過日子 我把姓王的這筆錢拿過來 咱們回家過日子 好不好哇 傅四說道 要依着我呀 你再幫補我一年 咱們多賸幾個錢不好嗎 情俠一聽傅四的話 貪而無

惡姻緣

三十二

厭不顧廉恥，氣就撞上來啦。冲着傅四笑了笑，就不言語啦。傅四也沒看出來，淨顧財迷攻心。見利忘義，可就沒留神，情俠不樂意。情俠也不往下說啦。到了第二天晚晌，情俠纔傳四回到下處裏去。吃完了點心，情俠把箱子打開，跟傅四說道：「你看看這些個衣服，夠穿幾輩的不夠。」又把洋錢拿出來，教傅四點了點數兒。打腰裏又掏出一百塊錢來，說道：「湊到一塊兒，有一千塊錢。你把他攔在箱子裏。」傅四歡歡喜喜的，把錢攔在箱子裏，拿鎖鎖上。情俠告訴傅四好好兒的看着，可別丟了。纔是半夜半輩兒的過着兒。傅四還不醒悟，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情俠就起來啦。穿好了衣服，自己出去。呆了半天，也沒回來。傅四心裏說道：「大清早起，他上那兒去啦。」這工夫兒，班子裏還沒開門哪。出去看看去。這才出來，一看門口兒上沒有，要往班子裏找去。正在這壓個工夫兒，聽見走道兒的說閑話兒，說道：「將才投濟良所的那個大竹腳，長的有多麼好哇。那腳說：『敢情好哇。那是平康里壓碼頭兒的紅人兒。』」傅四一聽，大竹腳投濟良所的話，心裏一驚。

趕緊就往區裏跑。打聽打聽是那箇竹腳。跑到半道兒上，正碰見一個巡警，也是那裏頭的人，平常跟傅四最熟。傅四問道：「你打區裏來嗎？」這個巡警說：「我在局子裏看見你們掌班兒的（指着情俠說）要投濟良所，我給你送信去，趕緊託人了才好哪。」傅四一聽，竹腳真投濟良所，就像當頭打了兩霹靂似的，腦門子上，可就冒有黃豆那麼大的汗珠子，直往下流，臉上的顏色也變啦。這個巡警說：「傅四哥，怎麼這們愛出汗哪？」傅四說：「我年青的時候兒，吃麻黃吃多啦。」巡警說：「你淨出汗也不行啊，快去找郁掌班兒的去吧。」煩人快辦才好哪。傅四這時候兒，心裏直發慌，也拿不定主意啦。巡警給他一提醒兒，他心裏才想起郁鶴來，趕緊上了洋車，就往班子裏跑。到了班子裏，郁鶴才起來。一看傅四冒冒失失的跑了來，出了一腦門子汗，倆眼發直，疑惑他惹了甚麼禍啦。說道：「四弟有事嗎？」傅四說：「有事有事，有了事啦。」郁鶴說道：「你是怎麼啦？」傅四說道：「了了不的啦。」竹腳投進去啦。郁鶴說：「投甚麼投進去啦？」傅四說：「投了濟良所啦。」郁鶴說：「總，怎

惡姻緣

三十四

麼投了濟良所呢 又沒聽見你們打架拌嘴 爲甚麼投所哪 傅四就把前兩天的事 跟郁鶴一說 郁鶴說道 咳 壞啦 竹卿是個有心的人 他本心是爲賺了錢跟你回家過日子去 他既是給你賺了錢 你就得應着跟他走 不怕你答應完了 再繞個花兒不走 你得教他心裏過得去 有板有眼那才行哪 你這不是教他寒心嗎 怎麼不投濟良所哪 我去給你辦辦去 可不定行不行 這時候兒要是投過堂 押一會兒我勸勸他 要是把他勸好了 到堂上去一順回 就可以保出來啦 傅四說 就別說啦 快去吧 郁鶴這才換上衣裳 叫了車來 半路上區裏去 到了門口兒一下車 門崗跟他認識 說道 來晚啦 你們院裏那個投濟良所的 正過堂呢 你進裏頭聽聽去 郁鶴一聽 心裏就犯噁 知道一上堂 要是求送濟良所 必是一定准的 只好進去聽聽他的供再說吧 郁鶴到了院裏 看見窗戶外頭 有幾個醫士 坐着聽過堂的哪 郁鶴點點頭兒 也湊過去 站在那兒聽着 聽見裏面問道 你有多少衣裳首飾 派人跟你拿去 一塊兒送到濟良所去 日後有

人領你 你可以帶着 又聽見情俠說 那可不行 要是連衣裳首飾送
我 我魂不投啦 我得穿的帶的東西 全是我男人買的 沒有我的東
西 我是因爲逃不出這個火坑來 我才投所擇配 我們兩口子並沒仇
恨 只於是他不能養家 我並不是恨他 老爺就把我自己送了吧 郁
鶴在窗戶外頭聽着 暗含着挑大拇哥 心裏說道 這個大竹腳真夠板
因爲傳四貪而無厭沒志氣 一堵氣子投濟良所 這板槽兒真硬
既是投了濟良所 夫妻的愛情雖然沒了 還給他留東西 教傳四吃
這個人可真夠板 郁鶴這兒正琢磨着 又聽見屋裏說道 老爺要我就
送吧 這還有甚麼說的嗎 又聽見警官說 把他轉送廳裏去吧 郁鶴
知道不能挽回啦 自己趕緊回去 告訴傳四 別指着領回來啦 這且
不提 再說情俠是一口咬定 非投濟良所不可 警官問了 寫了個稟
單 派人送到廳裏去 在警廳裏又過了一堂 這才送了濟良所 傳四
後悔也晚啦 只好把傢俱 跟穿不着的衣裳 賣了賣 一共湊了有一
千三四百塊錢 兩箱子衣裳 帶着回了天津 暫且不提 再說情俠

又在警察廳過了一堂 可就送了濟良所啦 到了濟良所一瞧 跟北京的濟良所 大同小異 差不多的規矩 心裏想道 月下老兒也不公道 不給我配個好婚姻 二年多的工夫 進了兩回濟良所 這還是命運不好的過失 濟良所裏的人很多 一看情俠進來 大家都過來問訊 也有問爲甚麼投所的 也有告訴情俠所裏規矩的 也有打聽外邊兒當下怎麼樣 有甚麼事情的 也有打聽客的 也有問訊舊同院姊妹的情俠應酬了半天 又提了會子 自己沒遇見好男人 跳不出火坑去 打算拿我當牛馬使喚 想着教我給他混一輩子才好哪 遇見這路沒心肝的人 給他賺多少錢也沒夠 再又說 他是游手好閒慣啦 過後兒把錢花完了 他還是教我給他賺錢 要不彀着他 就得打架 有甚到了那個時候得罪他 還不如這時候 把他扔下哪 早晚也是得罪人 這時候兒 趁着有兩撥兒好客 我投進來 教我的客領出去 倒可以逃出這個火坑去 我一投所 他在這兒就呆不住啦 等他回天籟之後 我的客一領我 出去過日子去 跟人家一忍 那不是就完啦嗎

大家說道 姐姐你這個客有根嗎 可別受了他的賺哪 我們這裏 有好幾個教客賺進來的啦 趕進來的時候兒 連朋友代客 說的天花亂墜的 頭天進來 第二天就領出去 等着真進來啦 也不領出去啦 把我們拐到這裏頭沒人管啦 只可慢慢兒的 在這裏受吧 情俠說 我這個客是個大糧戶 家裏頭是個大財主 離着這兒八九十里地 他常在這兒住着 官面上也很熟的 領我倒好領 再又說 那個人也不是說瞎話的人 跟我的感情也不壞 決不能窺我 大家又說了回子閒話兒 才慢慢的走開了 情俠在屋裏 收拾收拾炕上 把所裏的官被褥鋪上 躺在炕上 思想自己的命苦 總遇不見好人 掉下幾點兒傷心淚來 這且不提 書中代表 情俠有一個最有感情的客 名叫白有功 家裏大財主 是那個地方兒的大糧戶 媳婦兒呂氏 氣死河東獅子 那慶厲害 白有功還是懼內 所以常在黑龍江省城裏住着 找個樂子 應酬朋友 就打認識情俠 情感很好 總想着弄情俠從良 情俠是個鍾情的人 雖然跟白有功情密 無奈露水情 不能奪了夫妻的愛

惡姻緣

三十八

情 故此不肯把傅四扔下 跟白有功過日子去 白有功爲情所惑 捨不得情俠 非要花錢買他不可 情俠一算計 手裏有個千數塊錢 再跟白有功要個四百五百的 跟傅四一走 回家過日子去 沒想到傅四貪得無厭 才知道他沒志氣 不嫌當忘人難看 這才改變方針 跟白有功商量好了 要投濟良所 又跟白有功要了一百塊錢 交給傅四 那就要教他知着作盤費回家的錢 傅四看不出來 故此沒防備 他投濟良所 白有功打聽着傅四走後 這才託人運動 花了二百多塊錢 把情俠領出來作妾 帶到家裏去 白有功在黑龍江省城以北白家屯住 家裏的人口很多 淨是莊漢就有五六十口子 家裏上上下下 全都吃高糧米 這是本地的風俗 高糧米飯不過八成熟兒 拿筷子一扒拉 碰的碗邊兒都不響兒 就像鐵沙子似的 連高糧麵全不交一厘地方兒磨少 故此都不磨麵吃 情俠從小兒就沒吃過粗飯 乍一吃高糧米 實在是吃不下去 只好勉強着吃點兒 白有功看他吃不慣高糧米 就打省城裏給他揷餅干麵包牛肉罐頭等類 情俠再三的攔他 說道

就是這一回 下回不准再買 家長的人多 我既跟你過日子 就得隨着家裏的規矩 不能我自己吃好的 大奶奶跟你這歷些年 也帶吃過飯 我要是一單吃 亦教人笑話你寵妾滅嫡 我也不好看 你把這些東西 滿全拿到大奶奶屋裏去 教大奶奶給大家分分 教教我自己吃 我可不吃 我不落這個包涵 白有功說 這也不要緊哪 許不樂意 也熬不了我呀 情俠說 雖然那們說 我不落這個 你拿去 吧 白有功看他實在不要 只好教人給大奶奶拿過去吧 白有功這大婆兒 人家姓王 是個極妒的妒婦 就從情俠一羣門兒 王氏心裏就極極的 看兒情俠長的那麼好 一定得寵 自己是個鄉下粗人 人品連一半兒也比不上情俠 日子一長了必受情俠的影響 非有想法子 除了一害不行 無奈剛一進門兒 情俠也很守規矩 男人又正在高興的時候上 不得下手 可巧買來的罐頭食物 全拿到情俠屋裏去啦 這下子可就抓着理啦 就着這個機會 先來個下馬威 自己在屋裏琢磨怎麼跟他們鬧 正在這個時候兒上 老媽子把這些東西

惡姻緣

四十

拿到自己屋裏來啦 王氏問道 這老打那屋裏拿來的 老媽子說 這
是大爺託人捎來的 拿到姨奶奶屋裏去啦 姨奶奶說 教大爺拿到這
屋裏來 給大家分分 王氏冷笑了一聲 說道 給小老婆買來的 上
小老婆那兒進真去 小老婆嫌不好 沒賞給他臉 不收 他把這個沒
人要的剩貨 往我這兒打發 這箇直的是拿我不當人啦 改人有這麼
改的嗎 快給我拿出去 殺到豬圈裏喂豬去 這些個老媽子 沒有不
怕大奶奶的 大奶奶這一着急 全吓的像避貓鼠兒似的 趕緊就把東
西拿起來往外走 王氏還在後頭跟着 到了豬圈那兒 教人把洋鐵罐
兒砸破了 就往豬圈裏倒 這下子豬可過了年啦 倒完了 王氏氣氣
狠狠的 回到屋裏 咬牙躁腳 罵不絕聲 小老婆長 小老婆短 越
罵越有氣 教老媽子把大爺找了來 老媽子們不敢不找去 這時候兒
白有功正在情俠屋裏說閒話兒 說情俠賢慧 應當跟着我享點福兒
那才對得起你哪 這一來反倒受了罪啦 情俠說 話也不是那麼說
人都有命運管着 命不好走到蜜裏去也不甜 只要是情投意合 按

餓受凍也是甘心的 俗語兒說的好 嫁鷄隨鷄 嫁狗隨狗 吃喝穿戴
都是小事 正說到這兒 有個老媽子進來說 大奶奶請大爺有話說
白有功跟着就到了王氏屋裏 王氏一見白有功進來 先冷笑了兩聲
說道 好哇 你們全合了式啦 吃好的穿好的 欺了你們家裏的祖
啦 你跟你小媽媽兒吃剩下的東西 給我吃來 你怎麼這們看不起我
呀 我們不是人吧 也用不着吃你們剩東西呀 白有功平常怕他 這
又弄姨奶奶 更怕他不樂意啦 一聽他挑刺兒 趕緊就分辯 說道
那些罐頭食物 全是新買來的 還沒打包兒哪 拿過去 他就教人給
送過來啦 王氏說 本來就不是爲我買來的麼 要是爲我買的 就拿
到我這屋裏來啦 你給你小媽媽兒買的 你小媽媽不希罕 給你個沒
面子 你沒地方兒打發啦 這才看着我好說話兒 往我這兒送 這不
是明明的看不起人嗎 本來我們屯裏的人不開眼 沒見過勢面麼 怯
頭怯腦的 那兒有他開過眼哪 別看我不開眼 我可是地道好朋友
沒當過養漢老婆 我今年活了三十多歲 再受養漢老婆的欺負 那更

沒個活頭兒啦 坐在炕上 一邊兒說着 一邊兒天哪地呀的哭起來啦

白有功說 就爲這麼點兒事情 也值不當的這麼鬧哇 你不要也

不要緊 教他再拿到那屋裏去 王氏說 拿回去 你可別想着啦 拿

東西羞臊我來 羞臊完了還拿回去 嘿 多麼易呀 我把那些箇東西

全喂了豬啦 白有功一聽喂了豬啦 可就有點兒火兒啦 說道 那

麼些錢的東西 都給喂了豬 這不是糟踏東西嗎 氏王說 我把他

了 你就疼錢啦 給你小媽媽兒吃不疼錢 你在他身上不定花了多少

錢啦 他才跟你家來的 花那麼些個錢不心疼 在我身上 花這麼倆

錢兒 你就疼的慌啦 趕明兒我讓給他吧 聽着話 下地就跟着白有功

撞頭 咧着大嘴又哭又嚷 我不活着啦 今兒是有他沒我 你及早兒

把我弄死吧 一頭撞在門上 把脑袋撞破啦 說道 你打吧 你打

吧 你把我打死吧 關東娘們又是旂裝 又有力氣 比男子打架還有

勁哪 白有功直往後躲 王氏就往前趕 老媽們就過來拉着 王氏還

是不依不饒 非要拚命不可 白有功就搭訕着走啦 爲的是先躲一躲

兒 到了情俠屋裏 不敢說這件事 怕情俠生氣 又怕知道他懼內
面子上不好看 沒想到情俠跟王氏 住在一個院子裏 大發兒說話聽
的見 王氏連嚷代鬧 情俠早就聽明白啦 又看白有功臉上代氣 知
道是爲自己抬槓 自己心裏很覺着對不過白有功 斟過一碗茶來 白
有功接過茶碗來也 喝 坐在那兒生氣 呆了沒有一袋烟的工夫兒
王氏冒冒失失的一掀簾子進來 嚷道 好你個忘八小子 有了屋子啦
在那屋裏不痛快 上你小媽媽兒這兒躲着來啦 開心解悶兒 你們
全美啦 說着話就往白有功身上撞頭 白有功正在椅子上坐着 王氏
往他懷裏一撞 嚷道 給你打吧 給你打吧 我不認着啦 白有功往
起一站 要往旁邊兒躲 王氏拿屁股一擠八仙桌兒 桌子上的東西
唏啞嘩啞的 也有倒了的 也有掉到地下摔壞了的 王氏反倒懶情俠
碰的 奔過來跟情俠說道 好 你們倆人欺負我呀 我跟他打架你不
樂意 你捧傢伙 給我沒個子 這全是我們家裏的錢買得 要捧也輪
不到你那兒去呀 把條案上的東西 往地下一扒拉 嘴裏說道 捧捧

惡姻緣

四十四

捧咱們就捧 一會兒的工夫 把一屋子的東西 捧了個亂七八糟

也沒人敢拉他 捧完了指着白有功說道 你給我滾 滾到那屋裏跟你

算賬去 白有功當着情妾的面兒 臉上有點兒磨不開 不能不說幾句

橫話 說道 你這個東西 可是真不要臉 把你慣壞啦 你不生養

就許我納妾 王氏一聽他 不生養三個字 明明的說他短處 臉上更不

掛啦 說道 你可別提不生養 生兒養女那是命定 要是生下來養不

活 那怨我不會養活 不生孩子可不怨我 你成天際跑窩子裏去 那

還怨我嗎 沒上就打得起牆來啦 你不說你沒用 你還說我不生孩子

你要是因為沒兒子 就應當說個坐家女兒 弄個養漢老婆來 還能

夠生養嗎 我跟你鬧也是爲你生養 怕你把身子糟踏壞了 才怕你弄

着漢老婆哪 白有功說 你主不了我的事 我想怎麼着 就怎麼着

王氏冷笑了一聲說道 好哇 要是誰也別管誰 那也好辦 我上門口

兒上拉人兒去 把走道兒的 拉到屋裏睡覺去 你也別管哪 白有功

一聽王氏說的話 是血不要臉 打又打不過他 說也說不過他 還是

真沒法子治他 就着老媽子們一勸 就不言語啦 王氏還是不依不饒
大家勸着 王氏說道 你給我走 上我那屋裏說去 我也不是強詞
奪理 白有功一想 在這屋裏當着情俠 也不好回脛兒 跟他到那屋
裏說兩句好話 消消他的火兒 省得教他鬧 往後再想法子 給他們
疏通疏通 想到這兒 才站起來 上王氏屋裏去 王氏氣氣恨恨的跟
着 到了自己屋裏 王氏坐在椅子上 跟白有功說道 咱們是文打武
打吧 文打咱們上縣裏分訴去 武打咱們把這個養漢老婆 拉到街上
打去 教大家平不理兒 要有說我不對的 永遠我也不管你們的事
白有功說 你看要是鬧起來好看嗎 爲甚麼放着安靜日子不過哪 王
氏說 這可不怨我 是你自己找來的病 你要把這塊病除了 咱們就
過清靜日子 你要是捨不的這個養漢老婆 咱們是沒完 白有功說
只要是你別鬧 往後我必有安置 反正對的起你 王氏說 那也行啊
就打今兒起 你上他那屋裏去 那時我看見你一進他的屋子 咱們
就是吵子 白有功惹不起 只好暫時先答應着 勸他別再鬧啦 王氏

惡姻緣

四十六

一看情俠不敢還言。白有功也老實啦。知道把他們拿下馬來啦。自己這才心平氣和。就打這一天。王氏看守着白有功。脚跟腳兒的一刻也不放鬆。鬧的白有功。也不敢上情俠屋裏去啦。倆人連說話的工夫全沒有。情俠只好忍氣吞聲的。把摔碎了的傢俱。滿全拾出去。剩下的擺在桌上。每天自己。屋裏獨對孤燈。一陣子想起自己命苦來。不過是掉點傷心的眼淚。老媽子們。因為避嫌疑。上情俠屋裏去。怕王氏多心。誰都保全自己的飯碗。躲着這屋裏。實在有事的時候兒。上屋裏作事去。連句話也不敢說。因為王氏愛聽窗戶根兒。怕教他聽見跟姨奶奶說話多心。這一來情俠自己坐在屋裏。一天比一天冷淡。也見不着白有功的面兒。在屋裏也沒人答應。自己又懶怠出屋子。比坐監獄還難受呢。就是到吃飯時候兒。有人給送飯去。高糧米飯菜湯。往屋裏一擱就走。情俠每一吃飯。必要掉回眼淚。還是跟王氏對打對鬧。又怕對不過白有功。不打不鬧。這個氣也受不了。這個罪也受不了。一打架白有功就跟着受氣。跟白有功恩山義海。又怕對不過

白有功 進退兩難 只好啞叭吃黃連 苦在心裏 這一折騰 再加上吃不飽 瘦的小臉兒 剩了一條兒啦 在屋裏悶的慌了 一點兒解悶的東西也沒有 因為小時候兒在家裏會做串珠子花兒 拿珠子在褡褳荷包上盤花兒 給荷包綉裏做手工 自己常做特色綉樣兒 荷也舖在裏很歡迎的 當下在這兒 悶坐無聊 悶的慌就拿那個千高糧米 桌子上擺花兒 照着串珠子那麼擺 也擺出篆字來 擺好了自己看飯會子 撲撲開再擺新的 這一天擺着擺着 袖子一蹭 把擺好了的蹭壞啦 心裏着急一甩手 聽見地下叭噠的一聲 吓了一跳 低頭一看 敢情是自己手上的戒指兒 甩到地下去了 拾起來往手上一戴 才知道戒指兒鬆的厲害啦 又一細看手背上 瘦的筋都在外頭露着 照了照鏡子 看着臉上瘦的也難看 把箱子打開 把自己的小照兒拿出來 對着鏡子一比 簡直的成倆人啦 臉上黃瘦 十分的不顏 減去了有六分 看着鏡子裏 形容憔悴 不由的倆眼落下淚來 把鏡子往旁邊兒一擻 一頭扎在炕上 昏昏沉沉 睡到掌燈的時候 也沒吃晚

惡 姻 緣

四十八

飯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 心裏鬱悶的難受 坐在炕上 把玻璃帘兒
撩起一個角兒來 往院裏看 可巧看見白有功打屋裏出來 上茅房去
亦是形容削瘦 一臉的愁容 低着頭兒 連往這屋裏看全不敢看
王氏站在台階兒上說話 情愫纏緊把玻璃帘 放下來 往炕上一歪身
子 心裏直跳 很替白有功傷心 看着白有功臉上的樣子 必是惦記
着我 這才形容削瘦 我們倆人是一樣想思兩地愁 這得頂到多會兒
才能算了哪 白有功也沒有個主意 淨由着王氏胡攪 自己受他的虐
待 怨自己的命苦 丈夫也跟着爲難 一點自由權也沒有 還得受王
氏的虐待 只好等着有機會 跟白有功見個面兒 教他拿個主意 或
是自己搬回省城住去 作白有功的外宅兒 或是自己仍舊回濟良所
教白有功拿個主意再說 心裏思前想後 在炕上折餅兒 這且不提
再說這一天本村裏唱外台子戲 王氏要聽戲去 預先派人搭好了看棚
早早兒的吃完了早飯 王氏修飾好了 換上新衣裳 把嘴巴子擦的
挺紅 穿着一雙紅緞子厚底兒鞋 跟着兩個老媽子 一個拿着長桿兒

烟袋 紅緞十烟荷包 一個給拿着墊子 教白有功跟着 一塊兒到了
看棚裏看戲 看了一會兒 正在熱鬧的時候兒上 白有功暗含着出了
看棚 趕緊往家裏跑 進了院子 一直的跑到情俠屋裏 一看屋子也
不像個屋子樣兒 情俠臉上又黃又瘦 嘩的一下子 眼淚就掉下來啦
情俠拉着白有功的手 說道 你是個男子漢 怎麼連點兒准主意也
沒有哇 你要是惹不起他 你把我送回黑龍江城裏頭去 我住在那兒
你倒可以去 白有功說 要是搬出去 他也不教出門兒 你在家裏
住着 我倒可以出去辦事 你要搬出去 我更受了罪啦 情俠一聽白
有功不教他走 也不肯再往下說啦 說道 我既是跟了你 我就仰仗
着你啦 正說到這兒 就聽嘩的一聲響 有人把門踹開啦 情俠一
瞧 正是王氏 氣狠狠的往裏走 情俠趕緊把白有功手撒開 站起來
讓王氏坐下 王氏一聲兒也不言語 奔過來照着白有功臉上 就是反
正兩個嘴巴子 白有功往後一躲 王氏一回手 又打了情俠兩個嘴巴
子 罵道 好 你們真不要臉啦 一眼不見 就跑到一塊兒來啦 別

惡姻緣

惡姻緣

五十

是有吸鐵石吧 拿手指着白有功說道 你給我走 別等我給你沒面子
白有功連氣兒也不敢喘 跟着王氏出來 一同到了王氏屋裏 兩人
一進屋 王氏就像管子似的 把白有功往炕上一按 王氏來了個張
飛大騙馬 騎在白有功身上 左右的嘴巴子 乒乓的打了幾個 說道
你們倆人到了一塊美了 你們美夠了 我打着你的嘴巴子 問你
美不美 你多會兒說美 我多會兒饒了你 白有功沒有王氏力氣大
起又起不來 動也動不了 打的嘴巴子發燒 疼的難受 沒有法子
只好說 我美 我美 王氏說道 還是美呀 我沒說屈了你吧 又照
着腦袋瓜子上 連三併四的幾巴掌 嘴裏說道 教訓美 教你美 王
氏簡直的反打瓦正打瓦 左右的不理 把白有功打急啦 就着王氏
欠身子一打他 他也就着急勁兒一翻身 才把王氏翻下來 王氏往下
一掉 用手一扶炕沿 摸空啦 一下子正摔倒地下去 王氏坐在地下
可就撒起潑來啦 扯着大喇叭嗓子 又哭又嚷 打死人啦 打死人
啦 給你們打吧 不打死我可不算好小子 噙的一下子 腦袋瓜子撞

到炕沿兒上啦 血往下一流 王氏拿手一抹 來了個滿臉花 整個的
一個紅臉兒 露着倆白眼珠兒 就跟孟良一樣 白有功打炕上爬起來
一看王氏這個樣兒 又是氣又是笑 氣的是這個潑婦無禮取鬧 笑
的是這個大紅臉 淨露着倆白眼兒 坐在炕沿兒底下 裝瘋賣傻 老
媽子們看着 也不敢言語 白有功下地打算把他拉到炕上去 剛一伸
手 教王氏把他兩手拉住啦 說道 你打吧 老太太不要命啦 白有
功說 你上炕上去呀 王氏說 你在地下打了我啦 還要上炕上打去
一回手把自己頭髮撻下來 披散着頭髮 一咕嚕身子就站起來啦
往外就跑 白有功疑惑他是要上娘家勾人去呢 趕緊就追出來啦 追
到門口兒 一看門口兒沒人 順着道兒 就往他娘家趕 好在是本村
相隔不遠 趕到門口兒上也沒看見人 進去一問 王氏並沒回家
白有功想道 他上那兒去啦呢 決不能跳井尋死啊 折回頭來 又往
家裏跑 正走到門口兒上 看見王氏領着兩個警士 帶着情俠 由院
裏出來 王氏一見白有功 指着說道 也有他打的 這是幫兇 警士

跟白有功認識 說道 當家的跟着辛苦兩步兒吧 有甚麼話到局子裏說去吧 兩日子還有不好辦的事嗎 白有功說 我們這是家務事 抬了兩句槓 這就把你們二位驚動來啦 這是怎麼說的呢 你們二位請回吧 這面子在我身上啦 本村的警士 全跟白有功有面子 平常不斷的來求借貸 白有功是有求必應 這一回的官司 是王氏拿錢買出來約 二百塊錢的鈔票 當面遞過去的 非把情俠傳送到縣不可 許着打完了官司 再給二百塊錢 要不把點兒傳到了 王氏就教退錢 當着白有功又不肯駁面子 這才往王氏身上推 說道 將才內當家的在局子裏 跟我們巡長鬧了半天啦 巡長不肯請您來 內當家的說是 您哪把我們買通啦 要上縣裏告我們去 我們巡長也擔不了 這才派我們來的 只要內當家的應了 我們立刻就回去 王氏知道警士碍難 說道 人我可交給你們啦 要是走了一個點兒 我就上縣裏告去 我也不找你們 我找你們巡長去 問他是管甚麼的 打死人管不管 說着話就走 一直的就往巡警局裏跑 這倆警士說 您看見啦 內當

家的不答應麼 您去把他勸回來吧 警士本來是拿話籠白有功 教他
好上局子 白有功一想 王氏破着腦袋往外跑 怪不好看的 又怕他
在巡警局裏 無理取鬧 故此緊跟着就趕了去啦 這個警士看他們全
走啦 帶着情俠也在後邊兒趕來 到了局子裏 警士一交代巡長 就
算交了差啦 進去可容易 再想出來可費了事啦 白有功到局子裏
見了巡長說道 見笑見笑 賤內的脾氣太不好 原諒着點兒吧 巡長
說 沒有說的 將才令正來的時候兒 我就勸了半天啦 令正總不應
口兒 還要說告我們去 您想我們一個當小差使的擔的起嗎 要不然
也不敢驚動您去 令正非教我們這案不可 您說這個事怎麼樣 露給
勸勸吧 白有功一聽 這是王氏一死兒要打官司 淨跟巡警說也不行
啊 轉回頭來 又跟王氏說道 咱們回去說去吧 在這兒鬧笑話兒作
甚麼呢 王氏說 你那是放屁的話 是你們鬧笑話兒 是我鬧笑話兒
啊 你們倆人要不把我腦袋打破了 我就上這兒現來啦嗎 你們倆人
欺負我 還有我的活路兒嗎 咱們是官斷民服 上縣裏分辯去 在這

惡 姻 緣

惡姻緣

五十四

兒沒話說 白有功說 咱們家去 是那樣兒不痛快只管說 全都由着你不行嗎 白有功是儘着拿話就合他 王氏冷笑了一聲 說道 衆位老總們都聽見啦 把我打的這個樣兒 他說往後那樣兒全由着我 足見平常不由着我啦 這是硬打軟熟和 打哭了哄笑了的事 誰全懂得呀 一打哭了哄笑了 就是作事厲害嘴和氣 把人惹惱了 再說好話和氣這兩個字 甚麼事全辦的了 一却說王氏 在巡警局裏 不依不饒非送不可 巡長藉着這個題目 有詞可措 跟白有功說 大奶奶不答應 在這兒也了不完啊 就是上縣裏去 還隔您手嗎 到那兒就好了啦 縣裏有判決權 再不然也可以往警察廳裏送 白有功教王氏鬧的也沒有法子啦 只好歸警察廳吧 跟巡警遞了話兒 許了過兒 巡警這才點頭 這就教吃兩頭兒 反正姓白的倒霉 巡警派人到白家 叫了兩輛車來 派了幾個巡警 又轉約了四名駐防馬隊 怕在半道兒上遇見齣子 請了財神去 王氏一看這們些個人跟着 以爲是巡長給他作面子 心裏美極啦 自己坐一輛車 白有功跟情俠坐一輛車

一直送到省城 交巡警所長 白有功一運動 又轉送了警察廳 在警察廳裏過了兩堂 也沒分出輸贏來 王氏娘家的人 也趕到啦 王氏送給他們鑰匙 教他們回家取了錢來 撒開了拿錢一運動 非贏官司不可 白有功也是錢當先 這一來更不好判斷啦 情俠也取保出去啦 這一來情俠住住客棧裏 倒很鬆心 王氏每天把着白有功 不教白有功出門兒 怕他跟情俠見面兒 雖然把着白有功管的不敢出門兒 總懸着案 把情俠也治不到那兒去 然後又花錢買刀筆 請律師 又在審判廳裏起訴 又花了若千的錢 才把這案判決 把情俠發還濟良所 白有功白鬧了一回 人財兩空 且不提 再說情俠在棧房裏住着 有白有功的朋友給辦事 聽見發還濟良所的信兒 趕緊就給情俠送了信去 說是明大開公判 當堂就判決啦 你可別認罪 趕緊上訴 情俠雖然嘴裏答應 心裏想着 就是不離婚 也受不了王氏的虐待 要是離了婚 對不起白有功 進退兩難 等着人都走了 情俠自己在屋裏要行拙志 把這幾年遇不見好人的事 全都想起來啦 從小

惡姻緣

五十六

兒教孀子騙賣了 不但給人作妾 丈夫還是個老公 遇見傅四才作了

正室 可巧傅四又是個負心人 擠我爲娼 給他賺錢 又遇見白有功

情投意合 這個王氏又不能容我 反倒教白有功跟着受燒 越想越

難受 聾着耳朵也熱 臉上也發燒 心裏就像有東西在裏頭亂跳似的

鼻子裏發酸 倆眼可就流下淚來啦 心裏酸的難受 怨自己的命不

好 從小兒沒有爹娘 自己就有要強的心 沒想到心比天高 命比紙

薄 落到這一步上 要是再送了濟良所 不但辜負了白有功的好心

反倒居心對不過傅四啦 傅四雖然沒心 倒是一夫一主 恩愛夫妻

自己因爲不願意爲娼 捨了傅四投濟良所 就應當找個過日子主兒

白頭到老 才對的過傅四哪 要是再回濟良所 那還算有志氣嗎 想

到這兒 把心一橫 至死不能再回濟良所 氣兒往上一撞 眼淚也流

下來啦 下地把門關好 衝着北京 給死去的爹娘磕了一個頭 心裏

說道 爹娘養女兒一場 沒跟着女兒享過福 反倒給祖上丟人現眼

落個爲娼後代 死後也沒臉見爹娘 磕完了頭起來 打開包袱找出一

對舊腿帶子來 接到一塊兒 看了看屋裏 沒法拴套兒的地方 上了
窗套兒 把腿帶子掛到窗戶門兒上頭的鐵插闌兒上 把膀子伸進去
倆腳往窗台兒下頭一溜 正在這磨箇工夫上 可巧旁邊屋裏住的有一
個老西兒 知道這屋裏是情郎自己睡覺 他把板牆子旁邊兒 拿火棍
子 燙了一個窟窿兒 每天一着情俠睡覺之後 他站在凳子上 往這
屋裏看 看見情俠睡覺 就像海棠春睡似的 比好美人圖畫好的多
這天老西兒又上了凳子 隔着窗窺往裏一看 正愁上情俠站在窗台上
上吊 老西兒一害怕 在凳子上沒站穩 往下一栽 正栽在一個圓茶
台上 這個圓茶台是一條腿兒 茶台上擺着茶壺茶碗 還有一個洋磁
臉盆 全都掉到地下啦 屋裏頭唏溜嘩嘩亂響 老西兒也直嚷 吊死
人啦 吊死人啦 棧房裏的人全沒睡覺哪 大家跑到院裏來 一看情
俠那屋裏 窗戶上有個人影子 茶坊把門弄開 一看情俠已經吊上啦
手也抬不上去啦 就是腳還有點動彈 有一個同寓的客人 趕緊上
去把人落下來 可巧這個人是箇落吊的行家 搬過一張桌子來 站在

惡 姻 緣

桌子上 右手伸到襟裏 先把大小便堵住了 左手抱住腰 拳起右腿
來 拿磕膝蓋 頂住自己的右手 把情俠的身子 往上一托 套兒可
就鬆啦 把情俠的身子 往窗戶上一靠 拿左手把套摘下來 沉了一
沉 才教地下站着的人 把情俠接過去 搭在炕上坐着 揪住情俠的
頭髮 教情俠揚着頭兒 好叫他喘上這口氣兒來 書中代表 上吊的
就怕大便出氣 脖子上一勒 嗓子不能出氣兒 變的氣由大便一出
立刻就斷了氣啦 故此落吊的 非把大便堵住不行 落吊的這個人
是個當連長的姓于 因為隊伍要往省裏調 團長先派他到省城料理住
家來啦 閒言少叙 却說把情俠救下來 擱在炕上 呆了會兒 這才
緩過這口氣兒來 大家全在地下站着看 聽見情俠一喘氣 大家嚷道
活啦活啦 姓于的擺手 不教大家言語 又呆了一會兒 聽見情俠
嗓子眼兒裏 有喘氣的聲音 鼻子眼兒動彈 這才漸漸緩過來 姓于
的說道 將養着吧 這就死不了啦 這工夫兒棧房的掌櫃 看着情俠
緩過來 因為沒人跟他同住 怕他再尋死 可就站崗的巡警 叫進

去一說 崗警說 這得帶到局子裏去 我們可不敢私了哇 棧房的掌櫃的說 老總帶案吧 我們這兒派一個人去 跟着對質 崗警跟情俠說道 你跟着走吧 情俠剛緩過氣兒來 崗警就要帶着走 情俠也不敢抗 只好下炕跟着走 棧房掌櫃的 教人雇了一輛車來 教情俠上車 跟着崗警 到了區裏 崗警回完了話 自己回崗 呆了一會兒 區官坐了堂 先把棧房的人招呼上去 問他這個女客 怎麼一個人住棧房 沒有男子跟着 棧房的人說道 這是一個大糧戶 白有功的姨奶奶 因為跟大婆兒打官司 住在我們那兒 常有人去 今天不知道爲什麼 自己上了吊啦 區官說 無故的不能尋死 有人跟他打架沒有哪 棧房人說 並沒聽見他們抬槓打架 區官說 你先下去 這才又把情俠叫上去一說 情俠把受王氏虐待 跟他成了官司的事 細細說了一遍 區官說 王氏既不能容你 白有功也不能給你作主 發還濟良所 這倒是一個正經機會 回到濟良所去擇配 難道說還遇不上好人嗎 將來總有出頭之日 你要是不回濟良所 打完了官司 白有

功還把你領回去 王氏更不容你啦 還怕有意外的事呢 白有功懼內 不能自主 淨顧一時的快樂 把你領回家去 必是免不了虐待 這爲欺騙你 你要回濟良所 是爲保全身命 不算你負心 你要行了拙志 沒人替你出氣 死了也是白死 你自己想想對不對呀 情俠一想這套話 近情近理 心裏是很佩服 說道 我是跟白有功的愛情沒斷 一時不忍割捨 故此自盡 區官說 白有功在那兒住 派人把他傳來 把你領回去 好卸我們的責任 情俠這才說出白有功的住處來 區官教情俠先下去等着 然後派人去找白有功 呆了有一點多鐘的工夫 才把白有功傳了來 叫上去跟他一說 教他領人 白有功才知道情俠尋死 見了情俠 先問情俠爲甚麼上吊 情俠才把自己難處源源本本的說了一遍 白有功一聽 心如刀絞 就是主不了王氏的事 居心也對不過情俠 只好勸了他幾句 呆了一會兒 區官把他叫上去 問了幾句 教他具結 把情俠領回去 白有功下了堂 找人寫結 等着全辦完了 天也亮啦 白有功把情俠領着 出了局子 趕情王

氏在外頭等着呢。一見白有功跟情俠一同出來，氣就來噠。奔過來說道：「好哇！你們倆人跑到這兒，拿約會兒來啦！」門崗說道：「你是那兒趕來的呀？你當是我們這兒轉子房哪？」王氏說道：「白有功是我的當家的，你管轄着嗎？」門崗是個老油子，說道：「好哇！白氏上吊，他說是教你給逼的，正要傳你對詞哪？你還跑到我們局子門口兒鬧來？」王氏一聽要傳他，這才不言語噠。又教門崗說了兩句閒話。王氏只好裝不懂的。白有功雇了車來，三個人上車。白有功先把情俠送在棧房裏去。棧房裏一看情俠回來，跟白有功說道：「白當家的，要是還住這兒，可得有人看着姨奶奶點兒，要教姨奶奶自己住在這兒，那可不行。」白有功說：「我找人作伴兒，你們只管放心吧。」白有功把情俠送到屋裏去。倆人就着清靜，提起心思話兒來。白有功說：「這件事也怪我無緣，把你連累壞啦。」從此以後，你另投生路去吧。要是用錢，我給你撥出舖子裏，等着用錢的時候兒再取去。情俠說道：「咱們倆人既是離婚，我就不能再花你的錢啦。」從此以後，再要見了面兒，連話全不用說。

惡姻緣

六十二

省得撻腸掛肚 學那兒女深情 白有功說 話雖如此 咱們也是夫妻一場 就是分手以後 也不能一點兒愛情沒有哇 情俠說 要教我看著 割斷想思 比甚麼全強 白有功說着話 像眼看着情俠 說話上氣不接下氣 知道他氣還沒緩足哪 一夜又沒睡覺 也不肯再跟他絮叨啦 教情俠先躺下歇歇兒 情俠也真支持不住啦 就勢躺在炕上一挨枕頭就着啦 這且不提 再說白有功 看着情俠睡着啦 他又怕再不回去 王氏找到這兒鬧來 趕緊可着走啦 回去一瞧王氏 在炕上睡覺哪 白有功也是一夜沒得睡覺 就在一邊兒 也睡着啦 睡到九點來鐘 審判廳的傳事吏 就傳案來啦 白有功讓王氏 全是睡的糊裏糊塗的 揉揉眼爬起來 勉強着擦擦臉 傳事吏說 已經到鐘點兒 再不走就誤啦 王氏一看催的很急 只好當時就走吧 跟傳事吏說道 你們沒傳我們那個小老婆白白氏去 他到了案啦嗎 傳事吏說 我們同事的傳他去啦 這工夫兒大約着傳到啦 再有半點鐘就開庭啦 快走吧別誤了 白有功跟王氏 只好跟着傳事吏 一同坐車到審

判廳裏候着開公判。再說情俠在棧房裏翻睡着，就有白有功的朋友，因為聽說情俠上吊，去了好幾個，看望情俠來，情俠教他們一驚動，可就醒啦，坐起來讓大家請坐，自己要下地張羅糊茶，大家不教下地，說道：將養幾天再下地吧。情俠說：我就是這路苦命人，沒有坐在炕上享福的命，大家又問爲甚麼上吊，情俠說：風月債太多啦，不如以三尺白綾，而了情緣，這倒甘心，沒想到弄得不死不活，正說到這兒，忽聽外邊有人說話，問道：白奶奶在屋哪嗎？情俠一聽，是審判廳的原差，趕緊答應說道：在家哪，急請到屋裏來吧。原差兒進去一說：今天九點開公判，你得早去等着去，腰裏帶倆錢兒，預備着到了濟良所裏，好墊補着，情俠知道今天必要送官，就着有白有功的朋友在這兒，把屋子交給他們給看着，自己坐車，就跟原差走啦。到了審判廳裏，白有功王氏已經全傳到啦，淨等着過堂啦。他們這案是第二起兒，可巧頭一起兒問的這一案，不服裁判，兩造全都狡嘴，狡情了有兩點鐘的工夫，這才下堂，情俠也沒吃早飯，再加上等這麼半

惡姻緣

六十四

天 心裏有些飢餓 聽着頭一案下堂之後 這才聽見有人招呼名字 知道是招呼上堂 連白有功帶王氏 一同進去 法官宣佈判決書 判定了把情俠送回濟良所 王氏跟着白有功回家安度 情俠連饑帶累 連點精神也沒有 糊裏糊塗的 就答應下來 具結執行送到濟良所去 白有功白費了一回心機 也沒開長 這也是前因後果 情俠受了這幾年的惡魔 這才有了苦盡甜來的轉機 因話休提 再說情俠到了濟良所門口兒 就懶怠往裏走啦 怕她見熟人笑話 既然跟人過日子去 就不當回來 這一來教人 我沒這性兒 原差兒跟着又不能不往裏走 進到濟良所裏一瞧 還是原舊的人沒動 投訴的妓女 總有一半兒舊人 一見情俠進來 舊識的人都過來問候他 問他出去這幾個月怎麼樣 情俠咳了一聲 還沒尋說出話來 就有一个人接着說道 必是不好吧 要是但俗的好點兒 也不能回來吧 你們看他臉上 瘦的成了甚麼樣兒啦 必是受了賤啦 這幾個月不定受多少麼大的罪哪 要不然臉上不能折騰的這麼難看 情俠一聽這些話 正說在病上 不

田的鼻子一酸 倆眼可就掉下淚來啦 說道 領我的那個客 家裏也是財主 跟我感情也最好 倆人情殺意合 就是姓白的他這個女人 實在的厲害 這才慢慢的 把這幾個月的事情一說 大家全替情俠嘆惜 情俠又問了一回所裏的人 誰是多會兒走的 到了晚飯後 才白已回自己住的屋裏去 情俠在屋裏坐着 想起這一生的境邇來 東奔西馳 失身喪節 也沒遇見一個同心合意的 實在是命太薄啦 又想起在棧房裏上司 救我的那個人 雖然是軍界的人 心倒很細 待人溫柔利氣 那個人一定是個好性兒 救我一命 並沒有說過獻功的話 絲毫沒有教人知情的意思 這個人倒是義膽俠腸的人 氣宇不凡 忙忙亂亂的 也沒謝謝人家 想起來好不後悔 到了如今 再想去謝人家去 也出不去啦 又琢磨會子白有功家裏的事 總而言之 是白有功乾剛不振 這才鬧出這些個事來 也不算他負義 也不算我騙他 簡直的是沒緣 想到這兒 才把白有功的愛情割斷 情俠昨天鬧了一夜 白天也沒得睡覺 坐在炕上 折回來一想 自己的官司口舌

也沒有啦 心裏是一絲不掛 脫離了許多的煩惱 心血來潮 這才睡着 每天早睡早起 按着時候兒吃飯 濟良所雖是粗茶淡飯 要比起白有功家裏 淨吃高糧米 强的多啦 在所裏住一個月 身上臉上也長了肉啦 心裏這一鬆心 臉上也舒展開啦 大家全說情俠發了福啦 情俠自己也覺着臉上轉過顏色來啦 在所裏成天際沒事 倒很寂寞的 自己買了兩盒兒織口袋兒的線球 閒着就織 織出來這給人濟良所裏外的人 差不多的 全有個口袋兒 後來別人也學着織 織多了跟賣線的拿口袋換綫球兒 到後來被押的妓女們 全都學會啦 織出口袋兒來 可以賣錢 在所裏添了這麼一門手工 可以生些小利 這全是情俠的好處 暫且不提 再說情俠在棧房裏上品的熱天救情俠的那個人姓于 是天津人 在陸軍裏四五年 打過兩回蒙匪 後來升了馬隊連長 把隊伍調進城一團來 一團馬隊是三營 這三營馬隊 分住省城內外 這個姓于的這一連 正跟團部在一塊兒住着 姓于的名字叫得水 馬三營裏 沒有不知道于得水的 不但有名氣

還是有人緣兒 上人見喜 跟下圍子身上 也沒有包涵 故此于得水的人緣最好 在省城住了些日子 內裏的事情 也都有秩序啦 每天就是早晨上上操 下午上上講堂 也不能總是自己去 手下的三個排長 一個司務長 全可以替代 故此公事倒不算忙 每天可以出去應酬應酬朋友 這一天走到濟良門口兒 看了看像片兒 不是山東人 就是南方人 有幾個關裏的人 全都不好看 心說 這塊兒的妓女 比天津北京差的多啦 毫無可取 誰肯花錢領這個神頭鬼臉的人兒 除非他們本地人 沒見過好娘兒們的 還許上這路檔 我們關裏頭的人 大概誰也不領這個吧 看完了抽身出來 找朋友辦事去 辦完了事 回到營裏 吃完了晚飯 自己在屋裏坐着 因為有兩個排長掛號出去 自己就不敢動身啦 個人坐在屋裏沒事 又想濟良門外的像片來啦 連一個好的也沒有 冒然又想起前次住棧房有個白氏 因為要歸濟良所 他不肯上濟良所 硬逼的上了吊啦 可惜那個人兒沒投進去 他要投了濟良所 我就領他去 這件事大約着了完啦 活

惡姻緣

該我們不是婚姻 明天我去細細的看看像片兒 到是有他沒有 書中
 代表 昨天正要換情俠的像片兒 摘下舊的去 還沒把新的換上哪
 情俠因爲由白有功家裏回來 臉上瘦的難看 照的像也不好 過了這
 一個多月 情俠臉上也長肉啦 氣色也轉過來啦 這天情俠又照了一
 個新像片兒 跟所長說好了才換上 還寫的是舊名字 傅竹響 這一
 天掛出來 正趕上于得水看去 來回看了好幾遍 也沒有像那天上吊
 的那個白奶奶的 又看見這個新像片兒 模樣兒倒不錯 也是關裏的
 人 可就是不知道品行好不好 又一想 既是混過事的妓女 有好的
 也傳染壞啦 還是打聽白家這個小婆兒吧 其實傅竹卿跟情俠是一個
 人 于得水不知道 看像又不一樣 更想不到是一個人啦 就從這一
 看像片兒 勾動了于得水的婚姻 總想着白家這個小婆兒 人品好也
 賢德 待人情深 能願意忍受大婆兒的虐待 也不肯捨了男人 立逼
 着教他離婚 他能尋死也不離婚 這才真是個義海恩山的女子哪 我
 要照着這個女子領一個 真比原配都強 這一來勾動了相思的念頭兒

可憐記上情俠啦 這一天碰見一個朋友 倆人多日沒見 又是同鄉
又是國部的馬弁 處處借重人家 見了人家就得巴結 這個馬弁姓
周 外號叫周禿子 也是天津人 跟于得水在天津就認識 這又在一
團裏混差使 可就更走的近啦 于得水當應酬周禿子 今天路遇 周
禿子說道 于老爺那兒去呀 于得水說 上街溜溜 買點兒東西 周
大哥上那兒去呀 周禿子說 團長在平康里打牌哪 我出來繞個灣
兒 今天的牌晚飯後也散不了 打完了牌還有飯局 吃完了飯 頂少
也得四圈牌呀 我在那兒等膩啦 正沒有個伴兒哪 咱們喝盅酒去吧
于得水不肯咬他 倆人就在平康里大街上 找了一個代樓的酒舖兒
賣餃子也有炒菜兒 倆人上了樓 要了倆菜 連喝酒代說閒話兒
越喝越高興 越說越膩合 周禿子說 將才他們打牌 提起那個大竹
卿來啦 早先就在這個屋裏住 屋裏鬧極啦 後來投了濟良齋啦 當
下這屋裏住這個人兒 又是那麼闊 要教我看着 還是那個竹卿好
于老爺看見過那個竹卿嗎 于得水說 沒看見過竹卿 周禿子說 竹

惡姻緣

七十

卿後來教一個本地的大糧戶姓白的領了去。于得水說：「倆月裏頭，我在棧房裏救了一個上吊的娘們兒，可是一個大糧戶姓白的，他的小婆兒，因為跟大婆兒打官司，有信把他送濟良所，他不肯去，一氣上了吊啦。這別就是你說的這個大糧戶姓白的吧？這個女的是關西的人，北京口音。」周禿子說：「大竹卿可是北京口音，二十多歲，瓜子兒臉，聽說跟姓白的歡啦。」又歸了濟良所。明兒咱們看着像片兒去。你要看見也是愛，沒有不看着愛的。」于得水說：「我看了一回像片兒，沒有好人兒麼？」我沒看上一個兒。要是我救的那個真投了濟良所，我一定領他。別的人兒，我看沒有好的吧。」周大哥你沒看見，這些個人兒，一看你就膩啦。神頭鬼臉兒，挑不出好人兒來。」周禿子說：「你說的那個，我沒看見過。我瞧着就是大竹卿好哇。」倆人喝了會子酒，吃了幾十扁食，于得水會了錢，一同下樓。周禿子要上班子裏去，看看團長去。于得水因為快到點名的時候兒啦，自己回營點名，到了營裏，點完了名，自己坐在屋裏，想起沒有家眷的難處來，諸事全都不方便。

前二年在外頭打行營，也真帶不了家眷。如今隊伍一進省城，有點兒護衛隊的性質，不能隨便往外開啦。倒可以在省城立個家業，就是沒有相當的人兒。外省的人，暫時可以兌付，將來回家的時候兒，帶到家裏，風土人情滿不合式，也是不大方便。同鄉的女子又沒有，又一想本團的同人，有幾個安家的，全都不合式。故此又把家裏的念頭兒打消啦。又過了兩天，將吃完了早飯，周禿子一掀門帘兒進來啦。笑嘻嘻的說道：我上濟良所去啦。看見大鄉竹的像片兒。我又到裏邊兒問了一回。這個大竹鄉先教一個大糧戶姓白的領了去啦。因為大婆兒攔不住的，又送回來啦。你說的那姓白的，大牛就是這個姓白的。我有心給你領，拿話兒探了探，他們說竹鄉這一回擇配，挑的可厲害啦。不作妾，不對面相不行。家裏有公婆小姑子大姑子的不行。他要挑個八面兒見綠，那才行哪。故此沒人領他。我一琢磨，他要的這幾樣條件兒，你准辦的到。你領他不是爲妾，還是初婚，不但沒有公婆，還是半副骨牌，一個人兒，娶過來的時候兒，就是小兩口兒。

惡姻緣

七十二

一夫一主 進門兒就是連長的太太 那樣兒對不過他呀 要是對面兒相 憑你的外表 一看就沒跑兒 我越看越合式 我才過來找你商量來的 這個人兒可是真好 你要不信 你跟我看看去 于得水教他這一說 給說活了心啦 說道 教你這一說 這個人兒一定不錯嘍 你領着我瞧瞧去 我先開開眼再說 周禿子說 今天出門 不是我的班兒 有工夫出去 咱們要去 可是這就走哇 回頭我還聽戲去哪 濟良所的朋友們 煩我要個包廂看戲去 咱們倆人到裏裏坐會兒 就得陪着人家看戲去嘍 于得水說 咱們這就走 周禿子說 穿着軍裝去 還討觀點兒 于得水換上新軍服 簞刀皮帶滿是新的 金煌煌的帽簞兒 兩道銀一道金的肩章 滿面紅光 氣宇不凡 周禿子說 事情辦好了 你可得謝媒呀 于得水說 反正不教你白醜腿 倆人說說笑笑 出了營盤 雇了兩輛車 一同到了濟良所 于得水又要看像片兒 周禿子說 裏邊兒看去吧 倆人到了號房 周禿子跟他們大家全很熟的 一進門兒 周禿子就給于得水引見了 大家讓坐 周旋完了

才問周秃子包廂定好了沒有 周秃子說 廂可定好啦 我還有點兒事
回頭咱們哥兒幾個 一塊兒聽去好不好 濟良所號房頭兒宋三說道
你還有甚麼事快辦去 今天不是我們要看戲 有我們裏邊的兩位先
生們看戲去 借你這個臉兒要包廂 比我們買包廂還好哪 周秃子說
我是真有事 不是別的事 是求你們的事 宋三說 用我們作甚麼
只管說話 提不着求字兒 周秃子說 我們這個盟弟（指着于得水
說）在我們馬三營裏當連長 我們又是鄉親 在外頭打這幾年的軍務
沒有准託紮的地方兒 也沒敢立家 頂到當下 歲數兒也夠啦 也
有了准住處啦 還不該立個家嗎 本地的姑娘他又不要 在這兒要說
關裏的媳婦兒 那可不容易 我打算把你們這兒押着的那個大竹腳
給我們盟弟辦辦 准保是初婚 我當大賓我作保 宋三一聽于得水
外長也好 又是連長 這才說真 這不是好辦的事嗎 于老爺樂意領
那個 沒有辦不到的 還有一樣兒 別人要花十個 咱們花七個就行
准得比別人省 于得水說 這件事得諸位給維持維持吧 宋三說

那是一定不含糊的。周禿子說：「跟我的事一樣。」宋三說：「比給你辦容易。」周禿子說：「怎麼呢？」宋三笑道：「你禿着個腦袋，人家見面兒一相就散啦。」誰不嫌你禿哇？周禿子說：「你別改我啦。」這是正事，可別取笑兒。宋三說：「這是跟你說個趣話兒。」于老爺的事，我保管辦成了，就完啦麼？你要不放心，你等一會兒，我先通知一聲兒去。」說着就往外走。去了工夫不很大，就回來啦。說道：「于老爺請到後邊兒坐坐兒去。」于得水站起來，跟着宋三到了後邊兒，一個柵欄門兒外頭，教于得的院裏站着一個女子。于得水看着眼熟，仔細一瞧，正是在棧房裏上吊的那個白二奶奶。書中代表情俠這回投所，反倒不樂意出來啦。非得一夫一主，年貌相當的，不跟着走，能夠老死全樂意，也不能再將就啦。今天宋三一看于得水，跟情俠全都配合，他約摸着必成。這才託人往裏代話，告訴情俠有人要領他的話。一說于得水的歷史，跟外表怎麼漂亮，說的情俠有點兒活心。宋三這才把于得水帶進來，隔着

柵欄門兒一瞧 彼此才都想起見過面兒的事來 這真是一見如故 彼此又有感情 一段婚姻 就算十二成妥啦 也沒說謊 四隻眼睛的光線 射到一處兒 彼此一笑 情俠趕緊把臉兒扭過去啦 于得水也把頭兒低下啦 心裏一想 要是這個人 我可是非領不可 宋三說 看見啦嗎 這比看像片兒不強嗎 咱們還是上前邊兒坐着去 于得水跟宋三 又到了號房 這工夫兒 就有換好了衣裳 淨等着聽戲去的啦 周禿子說 咱們一同走吧 有甚麼話 上戲園子裏說去吧 宋三說也好 大家這才穿齊了衣裳 一同到了戲園子 周禿子是借風使船 告訴戲園子說 我們于老爺請客 再給找一個包箱 我們挨着坐 戲園子的夥計 趕緊給騰箱 又一路的照應 說了許多的場面話 (這是怕好兒) 于得水大家坐好了 聽了一天 戲還是不错 于得水約宋三 轉約所裏的同人 吃個便飯兒 宋三不肯 周禿子一路大忙合 連拉代扯 這才上了天津館 (黑龍江的天津館 是羊肉館 賣天津菜) 大家吃喝完了 又回去聽戲 于得水這一聯絡 濟良所裏的人 跟

惡姻緣

七十六

他有感情的多 到了第二天早晨 所裏的人全給于得水說好話 跟情
俠提親 情俠一想 這個姓于的 正是救我的那個人 品行又好 外
表也不錯 還是個當官的 大家保他沒有妻妾 真正一夫一主 想到
這兒 才拿定了主意 宋三在裏頭不含糊 把事情辦完 找房子辦喜
事 交了領款 雇了一輛洋馬車 繫上彩子 把情俠拉出來 到了家
裏 行結婚禮 鄭重其事的 就跟初婚一樣 把情俠娶到家裏 親友
們道喜的也不少 劃拳行令 熱鬧非常 大家鬧了一天 才散 情俠這
一生 投了三回濟良所 嫁了四回人 頂到這回 才遇見佳婿 可以
夫妻偕老 這段情緣 確是實事 姑隱其名 以誌事實

天津 天
街 店 鍋
瑞 華 金 店

銀器賤時屆冬至將
近諸君若餽贈各種
銀器本店現已齊備
不但工業精巧價目
非常便宜電話三千
零七十一號